

消失的水田 —— 「宜蘭地景討論會」側記

文／李寶蓮（荒野保護協會雙連埤環境教育基地顧問）、圖／李寶蓮、荒野保護協會

2000 年農發條例修正後，農舍問題一如燎原野火，引發諸多弊端，包括農地炒作、消失與破碎化、未來糧食危機、社會資源使用不公，及因農地炒作而逐漸形成「新耕者無其田世代」。然而，在糧食大量依賴進口，務農辛苦且獲利不易，以致農村後繼無人，農地價值若不能「開發」，還能有什麼可能？這場以地景為主的討論會，商討的不只是地景視覺的美醜，更是城鄉關係背後所有人類的經濟、文化傳統、價值定位乃至政治操作的結果。

台灣社會在經濟起飛階段，農村人口移往都市造成城鄉失衡；在經濟蓬勃之後，城市人口又挾帶經濟勢力渴望移居鄉村，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城鄉失衡，這一切均顯示鄉村因缺乏主體性，不斷屈從於城市需索的結果，導致於地景上的改變。城市須靠鄉村物產及資源供養，而台灣城鄉人口比例從 20 世紀初 2 比 8，到世紀末完

全倒轉，就結構而言已頭重腳輕，因此迫切地需要立足鄉村來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城鄉嚴重失衡問題！

「守護宜蘭工作坊」於 6 月 7 日邀集「倆佰甲」共耕團體發起人楊文全、「穀東俱樂部」負責人賴青松、「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黃聲遠、「宜蘭農田水利會」會長許南山等以個人身分參與的縣府官員，以及各界代表，共約 40 人，針對宜蘭快速消失水田地景進行討論，並由曾任職公視節目「城市的遠見」的主持人及製作人——林盛豐擔任主持人。

楊文全認為規劃與執行間的落差，必須到農村基層才能理解。水田零碎化極不利耕種，而獨棟農舍從居住

► 3 月 25 日宜蘭縣公民團體發起拒絕污水灌良田記者會，荒野宜蘭分會也加入聯署。

安全到公共設施投入低效率等問題，正被大家所關切！農舍的興建須先正確規畫管理，而快速興建的農舍反映著人們對於居住在蘭陽平原的想像，這些想像可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型，最普遍的「大台北都會生活者的郊區住宅」，這類的空間形式依外地人口需求增加進行規劃，比如鄰近高速公路與主要市鎮為低密度住宅區（如：宜蘭的縣政中心住宅區）；第二類型，「新農村居民需要的居住空間」，在地人進行新的農村生活空間規劃，依循既有的聚落在不破壞原有風貌下，將閒置建地活化與再生，直接提供新居住空間並限制僅實際從事生產的農夫方可依法興建與擁有必要的農舍。若要保護蘭陽平原的水田地景，需要有效紓解與滿足人們對蘭陽平原的農村夢。這需要宜蘭縣政府下定決心，透過土地使用規劃、制定地方自治法令突破障礙才可能達成。

賴青松則表示：「蘭陽平原水田地景的快速變化，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與問題。且新建農舍大多為自用休閒農舍、田園豪華別墅、連棟型車庫住家、營業用民宿餐廳、企業招待所或俱樂部等用途，由此可知，加入農村住民行列者，多屬有錢有閒的退休族或富人階層，農村地景只是他們享受生活的風景。」

隨著下田耕作的老農凋零，更加速農地移轉及建地化的過程。當平原上不再有人願意費心照顧農地時，碧野田疇的景緻將淪為只能遠觀的風景。除非有真正志願投身務農的農民，否則失去主人的田園，將如失去靈魂的軀體般，難以長存。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創辦人黃于玻則從生態的角度來闡釋農地完整重要性，強調生態保育發展，已從過去深山荒野劃設保護區將人阻隔於自然的觀念，修正到重視人類自身生活環境的經營，因為許多生物的適居環境並不在深山，而



是於人類重度干擾地區。但干擾讓殘存的生物對於庇護棲地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農田」正居於這樣的地位！某些生物對人類的干擾較敏感，例如水鳥；而對干擾較為敏感的生物而言，牠們極需遠離道路、房舍等人為環境，大面積的完整農地正是提供這樣的需求。因此，房舍、道路分佈的位置，將決定這些生物的存續與否。「農地破碎化」無疑地將使農地的生態功能大幅降低。

農田水利會會長許南山，認為農舍廢水對灌溉水質的潛在影響，將使國人健康遭受威脅，並提出以農地容積率轉移到既有社區或建地，使農村居住區集中，解決污水處理問題，確保農業生產環境的安全與完整。建築大師黃聲遠則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在鄉間長大，帶領一群年輕建築師在田中央工作與生活，看著他們的轉變，肯定宜蘭地景所帶來的滋養。至於這份滋養的取予之間如何平衡，亦是他們正在思考的問題之一。田中央團隊拒絕許多農舍的設計案，正因他們清楚這些業主的目的並非為了居住需求，而是有了他們的設計房子將會更好賣。

以個人身分參加的縣府人員，則就法令層面分析，認為中央對農民及農舍興建資格的認定標準過於寬鬆消極是問題的根源，並於會議上提供具體作法。種瓜達人及社造元老黃國添則指出，因政府錯誤政策，造成農地快速消失，宜蘭稻米



▲ 6 月 7 日公民發起「宜蘭地景討論會」邀請專家及小農與會討論



▲ 穀東俱樂部負責人賴青松於記者會上發表宜蘭農地的危機

品質冠於全國，不應放任這樣優良農地改蓋農舍，反而應該讓土地面積過小的農地成為建地，將完整的良田保留下來。宜蘭小學老師嘉偉，依自身親戚例子指出，許多退休族的田園夢其實非常脆弱，花了大筆金錢打造夢幻農舍，最後發現田園生活並非想像中的美好，只好脫手轉賣，應該邀集「後悔者聯盟」來現身說法。

一個下午過去，時間在熱烈的討論中顯得迫促！只好將連署方案擇期再議。城鄉原本不應截然分離。即使不務農，都市人口進入鄉村的正面意義也應該大於負面，包括城鄉交流帶來觀念與視野的開拓、經濟的活絡、體現不同生活價值等都是鄉村需要的養分。但在不當的公共政策下，負面衝擊可能大於正面。人口外移後還可回流，但良田的消失卻是不可逆的改變，如果沒有及早進行願景思考與對話，蘭陽的美麗是否經得起這樣快速盲目的轉變？

台灣未來的糧食安全保障在哪裡？究竟多大面積的農地才是對生態與人類社群最適切的規模？土地如果不急著開發，可以為後代子孫留下多少可能性？對夢

想於農村實踐新生活的新移民，那些吸引他們的鄉村元素又可以維持多久？新移民該如何參與這些元素的保護？

這場聚會開啟了一些對話，卻留下更多等待思考的問題；但確定的是，宜蘭人對自己生活環境的經營，是到了應該進行思辯與對話的時候了。♡



▲ 宜蘭縣生態教育協會理事李光平先生說明地景的改變與生活污水對食品的影響

本文作者／

阿寶，本名李寶蓮。緣於對山的喜愛，憂心台灣高山農業對山林的衝擊，2000年起在梨山承租果園，致力友善農耕，將過陡的坡地退耕還林，以生計與生態的平衡做為生活的實踐。2004年出版《女農討山誌》。

守護宜蘭工作坊／

一個由公民自主成立的學習與行動團體。成立於2013年4月，每一位成員無論工作背景為何，都以獨立的個人身分參加。以關心公共議題、守護環境為宗旨；以公民參與、在地實踐為行動原則；超越政黨立場，跨越世代思維期許。